随州风物

厉山,超越地理的乡愁

● 吴仕钊

在华夏大地的中部,有一座名为厉山的古镇,它静静坐落于随州市西北18公里之处,地理坐标为东经113°12′—113°29′,北纬31°46′—32°06′。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大自然与人类文明交融的奇妙节点。北望桐柏山,那连绵的山峦似一道雄伟的屏障,阻挡着北方的寒流,也孕育着无尽的神秘与壮美;南近大洪山,大洪山的葱郁森林和丰富物产,仿佛是厉山的天然宝库,二者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这片土地的独特风貌。东瞰信阳,西连"枣襄十神",广袤的大地在它的视野中延展,各方的文化与商贸气息也在这里汇聚交融。汉丹、西宁铁路如两条钢铁巨龙在此交汇,它们带来了远方的喧嚣与活力,也带走了厉山的特产与故事;溲水与姜水相互交融,这两条古老的河流,宛如大地的血脉,流淌着岁月的痕迹与生命的源泉。316国道则像一条坚韧的纽带,贯穿全境,将厉山与外界紧密相连,使其成为了鄂西北的交通枢纽,也是随西北农工商物质的关键集散地。

这里,是神农故里,是华夏民族心中的圣地。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无论身处何方,心中都怀着一份思祖怀乡的深情厚意,不远万里前来寻根谒祖。这一"人生母题",如同历史长河中最响亮的音符,奏响了炎帝神农伟大功绩的赞歌,也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种下了乡愁的种子。而每每提及厉山,那股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起。但厉山,难道仅仅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所系之地吗?

从地理层面审视厉山,其优势得天独厚。便捷的交通网络,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将厉山与世界紧紧相连。它不仅促进了本地的物资交流与经济繁荣,更让厉山成为了文化传播与融合的重要窗口。然而,厉山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更是一座人文的富矿。此地曾有烈山、列山等古称,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段古老而神秘的历史,亦名神农乡、厉乡,这些名字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通往远古农耕文明的大门。它处于随县外围大洪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溲水冲积平原,这片肥沃的土地,孕育了无数的生命与希望,也是西周时期古厉国的都城所在。自春秋以来,多达140余种典籍文献皆确凿地记载炎帝神农诞生于烈山。正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炎帝神农部落开启了漫长而伟大的生息繁衍之旅,他们以勤劳的双手和无穷的智慧,缔造了原始的农耕文明,从此人类告别了漂泊迁徙、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走向了定居耕种、文明开化的新纪元。

回溯往昔的岁月长河,厉山的历史文化遗迹犹如夜空中璀璨的繁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左传》中提及的随州北境厉乡,即古厉国所在,那简短的文字记载,却如同一把火炬,点燃了后人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探索热情。唐代诗仙李白曾慕名游历至此,他被厉山的独特韵味所吸引,挥毫泼墨留下了诗篇。"神农好长生,风俗久已成。"在这简洁而富有深意的诗句中,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厉山这片土地上,人们对神农文化的尊崇与传承,那源远流长的风俗,如同古老的歌谣,在岁月的风雨中悠悠传唱,历经千年而不衰。明万历年间,随州知州阳存愚怀着对神农的敬仰之情,主持修建神农宫,那是一座凝聚着古人智慧与信仰的建筑,虽历经战火纷飞的磨难岁月而毁于一旦,但那"炎帝神农氏遗址"石碑依旧傲然矗立在烈山之巅。它像一位坚毅的守望者,默默凝视着这片土地的变迁,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荣耀。清朝前期,厉山店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里交换着各地的奇珍异宝,不同地域的文化也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其中保存尚好的"山陕会馆"旗杆,如今已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它那高耸的身姿,见证了厉山曾经的辉煌商业历史,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历史纽带。

在厉山的民间传说中,神农氏的诞生充满了奇幻而神秘的色彩。相传,其母安登氏在姜水河畔悠然游玩时,天空突然风云变幻,一条神龙身披五彩霞光,自天际降临。神龙周身散发着神秘而威严的气息,它环绕安登氏缓缓盘旋数圈后,便如幻影般消失不见。不久之后,安登氏便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十个月的孕期,仿佛是一场神圣的孕育之旅,最终在烈山的一个山洞中,神农氏呱呱坠地。他自幼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对周围的自然万物充满了强烈的好奇与无尽的探索之心。

传说神农氏心怀天下苍生,为了寻找可食用的植物,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尝遍百草的艰险征程。在那荒草丛生、充满未知危险的山野间,他不顾自身安危,逐一品尝各种植物。有一次,他误食了一种剧毒的草药,瞬间,腹中犹如烈火焚烧,剧痛难忍,生命垂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神鸟仿佛受到上天的感召,衔来了一片神奇的树叶。神农氏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将树叶嚼碎咽下,奇迹般地,毒性竟渐渐解除。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不仅没有让神农氏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为百姓寻找粮食和草药的决心。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田野山林中探索,终于教会百姓耕种五谷,从此人们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亲尝百草,辨别药性,用自己的身体为百姓试药治病疗伤,成为了华夏民族医药的伟大始祖,他的名字和功绩,如同璀璨星辰,永远高悬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时光悠悠流转,当代的厉山依然散发着浓郁醇厚的文化芬芳,传统节日的盛景更是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画卷,令人心醉神迷。每年农历四月廿六,炎帝诞辰之日,这一天,厉山仿佛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怀着对祖先的崇敬与思念,仿若候鸟归巢般纷纷齐聚炎帝神农大殿前。他们身着盛装,神情庄重而虔诚,举行盛大的寻根谒祖大典。那庄重的祭祀仪式,古老的音乐舞蹈,仿佛将人们带回到了遥远的神农时代。这一活动,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已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厉山,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悠久的历史传承,当之无愧地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的精神家园与旅游胜地。它所蕴含的乡愁,早已超越了地理的界限,不再仅仅是对家乡山水田园的思念,而是升华为一种深沉厚重的民族情怀与坚如磐石的精神寄托,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生动体现。

"神农功绩耀千古,厉山圣地韵无穷。"正如这句诗所描绘的那般,厉山的神韵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近年来,在襄十随神等地的文化界,兴起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活动——"重走神农路"。这绝非一场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漫步观光,而是一场具有深刻人文内涵的精神之旅。它不是仅仅在炎帝神农曾经涉足的地方,如神农诞生地(随县)、发明五谷的谷伯城(谷城县)、搭架子上山采药的神农架林区、制作耒耜的躬耕地(耒阳县)、发现茶叶之地(茶陵县)、安歇地(炎陵县)等地走马观花般地走过。它是一次心灵的朝圣之旅,是对神农精神的深度探寻与感悟,是在文化与精神层面的"重走"。参与者们沿着神农的足迹,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去思考,试图从古老的传说与历史遗迹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传承和弘扬神农氏坚韧不拔、勇于探索、心怀天下的伟大精神。

这一活动亦非普通的文化(文学)采风,它有着更高远的追求与宏伟的目标。它旨在通过文友们敏锐的笔触与深邃的思考,深入挖掘神农文化的精髓要义,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如在《探寻文化根脉,传承神农精神》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从"根文化""元文化""文化原典""文化传承"等多元视角出发,对神农文化以及"重走神农路"的深远意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剖析。我们由衷地期望,那些有心于文化研究与传承的人们,能够将"厉山,不仅只有地理意义上的乡愁"这一命题与上述思考紧密相连。让我们在哲学的深邃思考中,在文化的广袤海洋里,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去探寻厉山背后更为深沉、更为宏大的意义。使这一简单的命题,如同被点亮的灯塔,绽放出耀眼的智慧光芒,成为我们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有力支撑,引领我们在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作者简介:吴仕钊,男,汉族,湖北随县人。"重走神农路"倡导者,国学研究员、作家、教授。公开出版有《外国文学自学指导》《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指南》《慈悲大洪山》《伍子胥传》《孟浩然传》等专著;内部出版有《传承经典·诗经现代文》《传承经典·药师经现代文》《传承经典·心经现代文》和《宣传工作耕耘录》《文海拾零》《文海识萃·文艺评论·采风拾趣》等。现居襄阳。

人与自然

探秘盛家寨

● 王艳丽

冬月初一这天,是周日,晴空万里、惠风和畅,让人觉得不出门走走,就辜负了这样的冬日暖阳,辜负了清风明月与自己一周的忙碌。

恰在此时,有友提议去爬太白顶,探访传说中的盛家寨,于是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一日登山游。

车行至随县万和镇,叫上还在自己新居门口监工的谢大哥,作为我们的向导及带头大哥。在谢大哥的指挥下,我们一行五人向位于随县桐柏山太白顶境内的盛家寨出发。

一路上,博学且对地方志颇有研究的刘同学,就开始给我们普及"盛家寨"的冷知识:据说盛家寨始建于清朝同治三年,适逢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匪患猖獗,盛姓先人为保一方平安,集全族之力修建而成,与玉皇峰险涧并峙,厥名仁寿,盛家祖墓在此。

为了佐证这一说法,刘同学又向我们推介了印恭法师的《白云山志》,印恭,俗名"盛祥麟",是土生土长的盛家湾人,他1930年出生于湖北随州解河一塾师家庭,1952年在海会寺(位于今随县万和镇车店村)剃度出家,1985年成为桐柏山水帘寺方丈。在暮年之际,他以桐柏山太白顶周边与佛教有关的风物和轶事为题材,撰写了一部以桐柏山佛教内容为主的山脉志。在书中他自述:"印恭孩提时,随家严入中扫墓,睹其幽寂,颇感兴味,此初与山水相期也"。这大概是近代来对"盛家寨"最早、最有力的文字佐证,也是这一方山水对一个孩子最早的启示。

走到山脚下,一条正在修建的绕山公路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施工人员说路况十分差,且有落石的危险,建议我们打道回府。可充满斗志的我们怎肯罢休,决定另辟蹊径,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密密麻麻的丛林与藤蔓,宛若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把山峰包裹得严严实实,俨然童话中被施了魔法,沉睡中的原始森林。

穿行在枝枝叶叶与藤藤蔓蔓中的我们,多么渴望有一把镰刀或者一根神奇的魔杖,为我们披荆斩棘,可此刻我们没带任何工具,只能徒手攀援。不一会儿,除了谢大哥外,其余几人都气喘如牛,狼狈不堪,不得不手脚并用艰难前行。纵是这样,还是摔了不少跤,衣服被刮破了,身上也挂了彩,再无风度和形象可言。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难攀援,终于到达一处地势开阔处,回头俯看:远处的城镇似一个个星罗棋布的小圆点,环绕在一条玉带似的小河边,让人分辨不出"哪是随县桐柏山太白顶,哪是枣阳新集"。虽然传说中的寨墙仍不见踪影,但迎面而来的一棵高大粗壮、枝干遒劲的黄栌,在冬日暖阳下,红得如梦如幻,分外静美。一时之间,大家的疲惫一扫而光,纷纷拿出手机,对着这个被我们誉为"史上最大、最美"的红叶一阵狂拍。这棵黄栌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背靠悬崖,保证了它向阳而生,地势之高,保证了它不与其它低矮乔木为伍,因而尽享自然之精华。

经过一番调整与休憩,后半程的登山显得从容与顺畅了许多。突然,走在最前面的刘同学大叫一声:"快看,寨墙!"只见两人高的石头寨墙横亘在眼前,大家欢呼雀跃起来,拿出猴子捞月亮的劲头,搭着人梯上了城墙,极目远望,一段段"寨墙"顺着山脊绵延而去,直到山的那边,眼的尽头。"寨墙"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垒成,在没有水泥钢筋混泥土、没有吊机挖机的古代,盛家的先人要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城墙找到了,但寨门在哪呢?难道就这样漫无目的,漫山遍野地找下去?谢大哥先行探路去了,我们决定原路返回。在丛林中兜兜转转时,眼尖的同学发现了两件宝贝:酷似"龙头"与"鹿角"的树桩。

正当我们沉浸在"寻宝"的喜悦中,谢大哥在对面的山峰上向我们招手。顺着他的指引,我们重返城墙,向东南方向进发,半个小时后终于抵达南寨门。但见巍峨高耸、保存完好的南寨门,在瓦蓝的天空、斑驳的树影映衬下,更显古朴端庄,寨门上的门栓洞浑圆工整,寨门下的石阶蜿蜒向下,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下山路。

踏着古人的足迹,走着前人走过的路,不到四十分钟,我们下了山。

幸福是什么呢?是上山时的曲折与艰难,下山时的顺畅与轻松;是经过一番艰难探索后的得偿所愿;是平凡苦闷的生活中,偶尔的惊喜与犒赏;是年过半百,一回头,儿时的朋友还在身边,你在说,他在闹,我在笑。

心灵花园

爹妈的枇杷

● 罗玉清

因着老父亲的一条静脉曲张的腿,我这段时间便隔三差五回去看看用药的效果。

都多少年了,爹妈还不认得我的车。没提前电话告知,车开到老家侧边的路上正好看见老爹,一脚油门到他面前,刹车,我故意不动,老爹一脸茫然惑然,惶恐到手足无措。我摇下车窗,笑得打颤,见是我,老爹立马惊喜地换了容颜,如果是小孩,怕是要跳起来了。也许,这时候的老爹心里,确实有一个雀跃的小孩。

前些天回来时,院子里枇杷树挂满了枇杷,个大饱满,顺手摘了一些品尝,大赞。我说过几天再回来摘吃剩下的,老爹急切地问,几天?不能太长啊,过几天要罢园的。我知道,这意思里,怕是不仅仅为着枇杷吧。

一下车,老妈赶紧从屋里拿出一个篮子,不多的一些枇杷。说天天烂天天扔的,等不及你来,话里话外满是可惜。老爹赶忙说,我再去摘。拖出梯子,就要上去,吓得我赶紧把他拉下来,自己上去。过了五十的我常日里都有点倚老卖老的,在八十多岁的爹妈面前,竟一下子觉得年轻力壮了,"噌噌噌"几下就豪迈地上去了。同样,在子女面前,父母都觉得自己是一颗大树,要疼爱和庇护着哪怕已经中老年的儿女吧。

树上其实已经没多少了,且树顶太高,没法摘。摘了些就下来了。味道比上次的更甜了。这些东西并不值钱,味道也比不上那些珍稀水果。来往的油费都不知道要买多少枇杷的,但就觉得爹妈这里的好吃。

即使觉得一般,我也要表现出很不一般的样子。还比如菜园里的蔬菜,鸡窝里的鸡蛋……

我知道,我的甜蜜正是他们的甜蜜,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不管我已多老;我的欣欣然陶陶然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总害怕自己老无所用多余累赘:我的欣然接受能安抚他们的忐忑不安。每次回来给予他们的一切一直让他们愧疚惶恐,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父母就该坦然接受一切所得。

甜蜜而焦虑等待的,是我的父母;欣喜欲雀跃迎接的,也是我的父母。

他们不知道,也不愿相信,女儿的回报,不仅仅是为他们,也是为着自己。善待他们,也是善待我自己,他们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我总相信,有些东西是能遗传的;更何况,那一句"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每每想起就让人心痛。父母双全是一种多么让人羡慕的幸福啊!

这种认知我不断对他们进行强化,他们似懂非懂,不过满面蹙容终究是柔和了一些。

父母这一辈,太苦太苦,安逸悠乐之于他们,只能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段路上的一束微光而已。

我怕时间来不及,我怕我所有的关于父母的害怕。

诗词长廊

思乡情

● 杨 煜

徐家河的水面绿波荡漾
神农故里,始祖雕像的目光深邃而慈祥
慈恩寺悠扬的禅钟在山间回荡
尚市的桃花落了
洛阳的银杏黄了
随州啊,我的故乡
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是家乡浪迹天涯的游子
那一年,我收拾行囊
那一年,我告别爹娘
那一年,我背井离乡
大上海啊车水马龙,十里洋场
大街小巷我用脚步一寸寸丈量
烈日酷暑,雨雪风霜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肩上挑着生活,心里藏着梦想
我的眼里有光,因为有诗,有远方

远方的村落,炊烟袅袅而上
南去的雁翼
剪动着落日下无边的苍茫

这一走,过了多少年啊
澴水弯弯,涢水汤汤
思乡的夜,总是很短很短
归乡的路,总是很长很长

稻花扬了
凉水漫过青青的田埂
稻子黄了
稻香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
登高望啊
故园千里,一片丰收的景象
白云湖畔,烈山脚下
编钟乐舞,盛世宏章

今夜的浦江,灯火辉煌
当年的我,从走街串巷,到置业建厂
从形影孤单,到十万随商
浦江潮起风云急,勇立潮头慨而慷
前路漫漫,道阻且长
纵然走遍万水千山
我还是那个
随州的少年郎

栏目主持人:陈静芳
投稿信箱:592539273@qq.com

电话:办公室(白天)3318596 总编室3327287 记者部3327645 要闻部(含夜班)3327915 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编辑部3319656 随州新闻网、随州论坛3318927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3312088 随州日报社网络传媒有限公司3311288 随州市红宝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3335199 印刷厂3581559 零售每份1.00元